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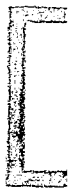
中央訓練團黨政訓練班講演錄

吳稚暉先生講

崇崗

總 理 行 誼

三十一年九月印



MG
k82) = 6
31

總理行誼



今天乘這優機會，同各位談話，講的題目是「總理行誼」，這個題目，是「精刻所命」的。但個人所知道的，祇是一知半解，各位必定將「總理的遺著」及「留下來」的功烈，研究得精熟，所知道他的行誼，必然更多。總裁命本人來補充，或者因本人自隨。總理較早，一是希望天寶舊人，來談開元故事，或者有傳記舊錄所遺。二是古人欲描寫「周公之德」，便要採取周南召南，江漢老百姓的民歌，尤像親切有味。所以許本人來談話，就是這個意思。故本人也就大胆的担任了這個題目。講到「總理的行誼」，本應該從他的豐功偉績，就大處陳述。但這個是各位賢者識其大者的任務。若本着采風問俗的觀念，要我們不賢者來舉其小者，那就應該本了老百姓的態度，從瑣屑中顯出一般人都認識的一個大人物了。若據我們老百姓心目中的「總理」，說他的行誼，約有四點，就有他「人萬萬及不得的」什麼特點呢？就是：

- 品格自然偉大，
- 度量自然寬大，
- 精神自然尊貴，
- 研究自然精博，

總理



3 1762 4925 2

各位要注意，偉大呀，寬宏呀，專壹呀，精悍呀，當然都難及得，而尤其不可及的，乃是他的自然。所以一般老百姓，也就相信他是一個天生的偉人，——一個天生創世戰的魁魁。

何以見得他品格自然偉大？現在講到四十多年前，我們這班八股老夫子，是所謂目光如豆，以為人物是止能讀在詩云子曰，提過考監的當中。當 總理二十九歲，甲午那年，他雖上過李鴻章書，登在一個外人編的華文雜誌上，這雜誌也流行在上海，但是我們沒有記得他的名姓。到明年乙未，他三十歲的時節，廣州出了一件小小的案子，就在海關上抄出茶莊多槍枝，這就所謂革命第一次失敗，陸皓東烈士等殉難。報上說的，造反的頭腦，名曰孫汶，被他逃了。其時正有黃金滿在浙江海邊一帶，時常蠢動。我們自然認為孫汶就是黃金滿，黃金滿就是孫汶。什麼叫革命，只是三千年前歷史上湯武的故事，只是聖人的事體，可三不列三。後世祇是造反，或者強盜作亂罷了。等到明年丙申，總理三十三歲，忽聽見孫汶在倫敦被公使館捉住，又被英國帶去，才知洋鬼子都包庇他的，或者是個江洋大盜。其時康有為梁啟超，也在那裏開化三股八股先生，鬧成所謂戊戌年的政變。其時 總理是三十三歲，他在外國旅行中，形成了三民主義的輪廓，我們也已經變了維新黨，然而還沒有認識他有什麼法寶。不過到了後兩年，他三十五歲庚子，他在廣州計劃轟炸朝天宮，把總督巡撫等一班大官全行炸死，沒有成功，史

驟而烈士殉難。我們才知道這豈不是尋常的強盜，還是爲史堅如是翰林的兒子，也同他一起，必有來歷。而且其時革命兩個字，已經冷了大雅之堂，雖公然自認爲革命黨的尙少，造反就是殺錢子，殺錢子可以叫革命。已牢固在維新黨的心理中。故到明年辛丑，是九〇一年，總理二十六歲，我是三十七歲，在南洋公學做講習做膩了，也願意到日本去留學。鈕錕先生是我南菁書院的老同門，他在湖北陸軍學校，自費到日本想進士官學校，同住在東京神田區的期邊館，東京留學，就是去年同去年去的文的有北洋大學六個，南洋公學六個，上海製造局幾個。武的有天津陸軍學校，湖北陸軍學校，各有七八個。還有自費生，亡命客如清華學校的范源濂、蔡鐸、卞拿、俞蔭、百、里、許、多少、年。自稱「三合黨」的王寵惠、秦力山及公使館學生戴元丞。在牛込區的小弟弟張繼之類。陸軍學生都先在戒城學校預備，很多來鈕錕先生處周旋。一天有一位學農科的安徽程家釐，（一個最大膽粗莽的革命黨，民國三年被袁世凱調到設在北京參議門）又有一位戒城的湖北吳祿貞，（就是辛亥在石家莊被袁世凱殺死）爲我尋鈕錕先生。他們也是常來的，沒有什麼奇怪，可是那狀他已約定鈕錕先生要邀我到精濱去看孫文。我雖不會駭成一跳，暗地裏吃驚不小。真聽聽孫文與梁啟超，都在精濱上下其議論。我說，梁啟超我還不想去看他，何況孫文。充其量，一個章澤英雄。有什麼看頭呢？他們三人微笑而去，將我下午在淺草上野公園精養軒候他們回來，同吃晚餐。他們傍晚果然回來了，我馬上就問

孫文的狀貌，是否像八糟頭裏的大王爺爺，照摺奇偉，劉先生說，你太大的頭，工一洞，這文稱雅，氣象偉大的紳士，程是已經來往得好久的，說過，你不相信他是革命領袖麼？我說與梁啟超何如？程稱道，梁是養生，沒有特別之處。程說，你沒有看見，見了一定對於你的意料之外。其時鈕先生，以書院有名的學者，被梁鼎芬所賞識，介入湖北陸軍學校，與後來申報主筆的陳冷血，梁所稱為二難，亦受到張之洞看重。我就問他，梁鼎芬是個頑人物，不必論，難道孫文就有張之洞的氣概麼？他說，張之洞是大官而已，你不要問，孫文的氣概，我沒有見過第二個。你將來見了，就知道了。於是我就擱有點尷尬，就把草澤英雄的猜想，完全解除了。但沒有機會遇見。他不久也離開橫濱了。我後來在一九〇三年正月裏起，公然登在張家花園安壇築的舞台上，不客氣地鼓吹革命，五月就牽連了蘇報案子，朋友勸我上英國去了。一九〇五年，總理四十年，他春天從法比德到英國，其時我在倫敦，他打聽到了我的寓址，特別來看我。是一個很誠懇，平易近情的紳士。然而正覺是偉大，不能形容的偉大稱為自然偉大，最為適當。現在他的遺容，掛在上面，各位看看，必定也有自然偉大的同感。世俗所謂偉大，都是有條件襯託出來的。或者是有貴人氣，孟子望見齊王之弟，曰，居移氣，動移體，養君至矣，君子居澤之門，曰，此非吾君，何其聲之以我君，與一經理同時的一個李鴻章，在各國亦頗受偉大的稱譽。然而那種貴人氣的偉大，在龜殼上睡寢，

在旅館裏還面議，總理是沒有那樣惡習的。又或者有道學氣，氣氣正性，不可磨滅，保持偉大的身分。與總理先後的，又有一個貧，講好他的習俗，不能不算偉大，但好像他做訂我們的兩江總督，提倡勤儉，少一兩撥不現衣冠，把灰箱袍子，黃銅比雙欄袍子，還貴些，總督又不注重那種枉過正，又或者存抱雄氣，總理一生，當然革命了十來次，十三次，即想做洪秀全，然而並沒有嗜嗜吃嗜嗜，儂潤楊那類高聲九千歲的氣概。又或者有賭氣，古代公孫衍張儀，也有人稱過他爲大丈夫。總理一生，苦口婆心，見人即滔滔帶帶特查的指示他的主義，然而祇得與符其所見，絕不消消手段，見一人說一話，故康有爲自命長素，以爲比孔子還長，然而爲了作用，便立建孔教會。保中國不保大清，又爲了作用，立起保皇黨。所以他自以爲護護偉大，終竟立成了一個反覆的政家。總理却成了真質不二價的黨魁。世俗亦以爲偉大者，或者能擺出名士氣。總理一身研究的學問，夠做一個大名士氣。然而他的好學，正像周公孔子述堯舜，憲章文武，來集治國的大成。不像梁啟超談學派，議家數，有志維新，却終究做了一個考據洗狹。故總理品格的偉大，純出於自然。也絕不必因于不動心，能大人則觀之。下一層於張工夫。他往來歐美，無論何國的王公貴人，貴人學士，都之見而心折，特之如輩，實之神也。他地也不拘什麼夜禮服，白帖子等繁重儀式，而周旋亦自然中節。何以見得他度量自然寬宏。總理一生，所謂一不念憂樂之器自用希。一真美由然。

的，不折不和，能夠做到。所以好像這樣一個政潮中，往往要有生命的危險。然而聽見要從他的，反他的，當然都有。而要曉得他的，却較少着。他終是露頭露面，到處都去，絕不設什麼保衛，這都是他一生寬宏自然現出的反應。他在一生之中，反對他的主張的，撒他爛污的，也很多很多。他正是向反對的反應矯正，卻不使意氣，對撒他爛污的，只要他能自己反悔，即淡然而忘，待之如初，決不提起初事。決非留心如此，祇是出於自然。現在再記從前的小事說一點，顯出他自然而然而然。度量的異常寬宏。那年一九〇五，他四十歲，在倫敦與我見面。他是從法比德，受三國留學生加入中與會而來，（同盟會乃是那年的秋天，在東京成立的，）留在德國的陸軍學生有叫王發科的，加入後被滿州同學知道了，要通電內國，撤他回去，他急了，便趕到法國，恰遇留法的海軍學生湯壽銘，也已加入會中，聽了王發科的話，也很着急。其時總理住在巴黎一旅館，湯壽銘是常常去的，湯就出主意，候總理出外，算去看他，旅館的侍役，見是常來的客人，也就任他進房，他們二人就將總理的皮包割開來，把名冊取了出來，跑到中國公館裏去見公使。那時的公使就是孫慕韓，他一則寬很開通，其時張靜江，李石曾兩先生，都是他的隨員。二則恐怕去報警，又鬧出從前倫敦公使館的麻煩出來。當王二二來獻上名冊，涕泣求救。孫忽大發雷霆對他們說道，趕快去把名冊還他，否則我先撤掉你們官費，送你們回國，湯王出其不意，湯是與王有主心，王是一個，去向總理謝罪，割

皮包卻推到王發祥身上。總理如若無事，說道：沒有緊要，接了他名冊，仍謬幾句勉勵他革命的話，待之如初。到了辛亥革命成功，總理去到南京任大總統，湯仍挨上去，總理就給他做海軍次長。使他有階級，替袁世凱去做湖南都督，幾劫了湯屠戶。總理也未嘗不知道這種人是個壞蛋，然而他要想化鴟鵂爲鳳凰，率他寬宏的當度，可恨敗類是不容易感格罷了。總理度量的寬宏，終歸出於自然。後來又遇到陳炯明，意凶性大發，幾乎取了他的性命，固然前仗是在國法，不可不行的。後來等到陳失敗，要想重收覆水，也不過要他寫張悔過書，就算了。可是陳到底頑強，不肯寫，就也不曾有再用他的機會，但也任他飄游鄉里，未嘗要迫逐他。這是他待人的寬宏，至於處事的寬宏，也可以在小處窺見，辛亥革命起了，他從美國到英國，然後莫歸，他同李贇生朱卓文兩位是同船回來的，我同石先生衛青，因為要往柏林繞一繞，到意大利上船，所以遲了一班，我是辛亥十二月三十到上海的，總理已被選爲大總統，在壬子一月一號，在南京就職。我到一月四號，到南京去見他，他就留我在總統府居住，其時的總統辦公室，就是最近南京國民政府旁邊參謀本部裏面的一排洋樓，他留我在他的房裏居住。外面一間，是他接客在內辦公亦在內。常來辦公的，有胡展堂廖仲愷兩先生，還有幾位不認識的華僑，也來爲外國交件。我在那裏四天，晚上只有展堂先生，與他商量明日應爲之事。我在旁靜聽，他吩咐胡先生，胡先生，終於唯唯。然而到明天辦了之後，胡先生晚上

來報告，不照他吩咐的，似乎很多。然而總理便好像依他做的一樣，點頭認許。決約他發見辦得不錯，不致全照已意，而且也不分別出來，明說雖非我意，辦得也好，防人以後不照已意，古人所謂「樂取於人以爲善」，「後讓書昭，不夫萌自他的用意，見時總理的任使胡先生，才明白這是極贊聖哲的度量。這種待賢處事，一切自然而然的寬宏大度，也決非光用實力得來，自是有天賦的德性在內。

何以見得他稱謂自然專壹？吾人平居終自言不及義，往往而然。或者今夕只可談風月，又自己靠風雅道存，故無非說三聲，今日天氣好呀，你們府上有什麼名貴食物，某處的山水真好，也算寒暄中的常談。總理雖對客也不免風調雨順，但這緘閒談，他沒有習慣。至於品隲人物，雖黃鸞局，亦並不是用克己工夫，嚴格自制，他那是自然不喜歎。他除了見客，就是看書。見客的談話很多，無非是發揮主義，商量事實，着實那不星消遣，無非研究治國平天下的道理。他自從十七歲即宣說清滄政局的腐敗，至十八歲在家鄉指說土匪淫亂，不應存在，於是二十歲在香港入學，即與志同道合的幾個入日夜談議改革，所以會博說他們是四大寇。他廿七歲畢業後，行醫兼兼運動，每日在留的上等酒樓，是他二十九歲的手筆，所謂人聲其利，地靈其利，物盡其利，貨歸業流，至守還用得着作爲建國的綱領，想見他當時研究政治道之至。他上講經濟學，並不與李龍替滿清實行，他是借此試探北方的究竟。且偕同志陸續東回去，使他親見了北方經濟敗壞。

形，絕他們仰賴滿清的希望。所以陸於明年，即能首先爲革命，在廣州發難。自他三十歲在廣州第一次革命失敗，受了滿清的通緝，當然東奔西走，輾轉籌劃，一而又要把他的主義研究得有條有理，本來亦沒有工夫，騰出來這道與閒談。所以總理詩也知道，棋也知道，從來亦不肯化去有用的精神，用來做詩下棋。他的書法，特別的凝鍊，人家都說乾清宮有正大光明四字匾額，相傳是福臨的手迹，是有天生真主的氣度。總理的字，出筆相類，還比他樸偉，然而他又不喜歡臨摹什麼碑帖，被人央求不已，也破工夫替人寫贈聯帖，這算其他頂閒雜口應酬。其餘客人終日滿座，無非問他募得幾多部下，現有多少利器。或那裏的災饑，有無通道，何處糧食足夠支持多少時間，財政是怎樣計劃，民困是怎樣救濟，該教育的，問他學校的情形可講政治的，問他政治的組織。他不是故意算留心，實在是自然的需要，這種他自已說的，專壹了四十年，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。這可以算他的精神一盞，都專壹用在中國之自由平等之上，自然不會浪用他一絲一盞的精神，供做別用，他是毫不勉強，他只是自然。

何以見得他研究自然精神？上面不是講他除了見客，就是看書，總理看書的多，可以算是博博的學士所不及，學士看書，只看他的精粕，所以連一章一句的行款，都記得清楚，有稱爲兩脚書櫥的，等身著作，雖博自博，可惜他却被書住了去，不會他作了書的主。博而不精，精又無用。魏長於古今中外有用之書，可算無書不讀。什麼

十三經，二十四史，什麼民約論資本論，只要有關於政治治道，有益民生國用的書，一有空隙，就馬上把卷展開，心研領，神會。他不是希望精博，是出於自然，他是天生一個新主義的創造家。自從一百五十年前，世界有了真正民主國的義利堅，後來民主國，慢慢增多到居世界七分的七八，然他採用的憲法，只有君主立憲國的憲法，改頭換面來用，不會有真正民主國的憲法。總理的民權主義，是創了真正民主國的憲法，自從不到一百年，忽然社會主義學生雜誌清亂，到五六十家。有的還是烏托邦的理想，有的看見了社會的病理，不會看見社會的生理，治國平天下，本是爲着民生，却弄成一半民死。總理的民生主義，又立了民主社會國家的正宗，他的民族主義，乃是聯合世界上弱小民族，以平等相待的國家，共同奮鬥，要打倒侵略及階級的惡勢力，大家來享受民權民生。所以受到總理研究博的結果，不但爲中國有了新治術，而且爲世界有了新貢獻。所以我常對共產黨朋友致意，我們不像一般沒有見識的民衆，凡是來路貨，終是頂賤賤，只要頭髮黃了，眼睛綠了，就了不起。黃面皮，黑頭髮，就沒有一兩價值。共產黨社會主義家共同主張的，究竟其進程就有病理生理分別，我們的研究共產，把現有的民生主義，輕輕擱過，現有我們黃面皮，黑頭髮的哲人不來崇拜，倒去引着黃頭髮綠眼睛的來自豪，也要給人家好笑，什麼馬格斯，列寧，當然也是世界的哲人。總理都當他朋友，我們也當他朋友，不要當他祖宗看待，反失了分寸，丟了我們民族自

已的努力。龍幾年有位託派，是我們同鄉廖秋白先生，他在宣傳他主義的時節，當然沒有好聲口，他說孫中山的全部著作，都是雜湊，簡直是一片雜貨店，我却並不驚異，就回對他道，你不發貨，叫他雜貨店。你是中國人，我們中國有所謂集大成，總理就是這個集大成的人物，他一生要想為中國的自由平等，集一個大成，所以自然的無書不讀，自然讀得精博。我們以為總理是天資聰明，一個實行家，他的無書不讀的研究，大家亦並不注意。湊合了三件小事，方才注意起來。一是民國十四年在北平，有位理做湖南大學校長的段宗石先生，他批評汪精衛只使着利口十年來吏密不親，所以他的思想只有倒退，縱不像總理是一——即讀書。當時我覺得他講。總理的喜歡讀書，是實在的事，至於精衛的思想，我還未嘗得他有什麼倒退，後來果然應驗，忽而革命前左邊來，竟做進共產黨，搖身一變又在大世界開會，暗暗排斥胡屋堂。後來忽又曉曉的口頭反共。最後竟做了秦檜李克用，然他是天生的不肖，讀書亦讀不好他的。然而皮先生的固先見之明，不能不引起我的點頭，大約古人所謂「其爲人也多暇日，則去不遠」。讀書固於讀不好不肖。但是不肖，尤其不喜歡讀書，而自然喜歡讀書的，終是不凡，自然喜歡讀書，必然他有自然的需要。總理是爲了要圓滿他的主義，故博采眾收，日不暇給。那種研究，是純任自然，無一毫勉強。我又記得，總理在一九〇八，四十三歲，又經過英倫，要往美國，有位老同志湖北的曹亞伯先生，他揣度總理旅費不充足，就墊了

四十鎊錢，送到他的寓裏。總理在這種辭受，又苦不肯採擇。想起從前孔夫子問孔文子曰：「使，聞孔文子有什處美德，使者回答道：『夫子時然後言，人不厭其言，樂然後笑，人不厭其笑，義然後取，人不厭其取，』」孔子馬上有點不相信，說道：「是這個樣嗎？難道真這個樣嗎？孔夫子當時不大相信孔文子，我想孔夫子若遇到總理一定馬上相信，相信他真有這種自然。所以對於曹先生的四十鎊，總理因為他是誠意獻納，當然聽憑他放着而去。總理凡遇見各國說到中國的書，又凡遇最新譯到各種主義的書，是借錢也要買的。明天總理就拿四十鎊，買了一大堆的書，曹先生見了，大為吃驚。他告訴我，看他付房錢也恐怕付不出了，爲什麼買這許多的書？我笑道：「你管他做什麼呢？他帶有箱子四五隻，都是。還有一部局刻的資治通鑑，他兒子在舊金山留學，要帶給他的。他不厭舟車回笨重，却帶些書，這種好習慣，我們拿淺薄的見解，代他顧慮，是不對的。這種買書，買得菜飯都沒有，古來的書淫，也如此，總理是有自然的需要，不惜任着自然，買了再說，乃有什麼計較呢？他爲圓滿他的主義，固然積極的自然研究到精博，就是爲了一時對於事業的需要，也終是旁求博采，馬上研究。他民國元年，把大總統讓與袁世凱，他也深望袁世凱有一點天良，對待中國穩妥的做去。讓他這道個符口，在十年八年中，完成了二十萬里鐵道再說。所以他辭了大總統，憤願做一鐵路督辦，決不具尋一樞轉情，當督身位，拿點薪水來休息的。他是熱心要把二十萬里鐵道，

彌指實現。他在上海立了一個鐵路督辦辦事處，我也到過好幾次，總是地廳擺滿了一地，已自伏在地圖上，拿鉛筆東畫西畫，凡是鐵路工程的圖書，每間屋裏都堆着，他又整研究到自然精博，決不肯含糊的。可惜他第一條想造的路是條欽渝鐵路，借款也已經成功，不料竟爲自己的黨人上了袁世凱的當，在參議院反對借用外債，而且不久宋教仁案子也出來了，他知道袁世凱決不是一個東西，二十萬里鐵路也決不是當時所能造成。所以那第一條要造欽渝鐵路的合同，印在他實業計劃的後面，做一個歷史式的紀念，就興起二次革命。現在不說別的，單講那條欽渝鐵路，當時若完成了，便於現在西南的交通，又何如？今日追想他，遇事必要研究，研究必自然要到精博。對大的主義如此，對小的計劃也如此，研究是自然傾向到精博；不精博是不休的。

這四點，在他都只是小節，不能算他什麼行誼，然而在我們老百姓心目中，也就夠叫入五體投地。他是天生一個偉人。——一個天生創造主義的黨魁！

總
理
行
政

總理與中國革命

二十九年 總理誕辰紀念會講！

今天是我们國民最歡欣的一天。在七十五年前的今天上午四點鐘，當人們剛從床上醒來的時候，在中國南部的一个鄉村內，誕生了我們的總理。那時那個很小的娃娃，就運後來創造我們中華民國的國父。

總理直系的老祖宗，是北宋時候東京的一位名士，做過宋朝樞密使的孫固。總理就是孫固的三十三代孫。在元朝末年，又有一個杭州的孫常德，曾做過元末的刺史，他是孫固的十五代孫。這位孫常德，為人最重氣節，元朝亡後，到了明朝，他因為不願身事二主，所以就從杭州遠遠的遷到廣東東莞縣隱居起來了，他的子孫，也就在這裏一直住了下來。後來到了他的八代孫，就是孫固的三十三代孫，又從東莞搬到香山縣，再移到翠亨村，這就是後來總理的誕生地了。

自從孫常德隱居以後，他的子孫便一直沒有出仕的，後來由明入清，他的子孫自然更不願意出來給異族作官了。所以在這一個長時期中，總理的祖先，都是守着耕讀爲本的古訓，隱居在鄉下讀書耕田，度着清淨的農家日子。

總理行誼

一五

無論古今中外，一個偉大人物的產生，一定要受到許多的磨煉。他們的祖先雖然大都是很有極極的，但到了他這一代，總要使他落在一個艱苦的家庭生在一个艱苦的時代，給他一個艱苦的環境去磨煉他。

孔子就是這樣的。孔子的老祖宗是魯的僑代，商王帝乙的十五世孫，他的六世祖，就是宋襄公時代，做過司馬的孔父嘉。到了孔子的父親叔梁紇這一代，就給孔子造下了一個家道極艱苦的環境，而春秋那個紛亂的局面，又正是一個艱苦的時代，從這艱苦困難的環境裏，時勢造英雄，便產了孔子這樣一個偉大的人物。他的思想，他的哲學，一直到現在都沒有缺少了他的價值。

耶，我們的周總理，豈不是這樣。

中國在周總理的父親一代的家道，也是很艱苦的。但周總理父親的爲人，却非常剛毅嚴正，待天很是慈祥，稱爲在鄉里中是很愛愛的一位老人矣。其總理之母，便是一位了不起的老太太；現在我們從許多有關周書畫，還可以看到這位老太太的照相。大家看看，總理的相貌，就很像他的母親。

我們中國人常常說，一個人凡是相像母親性情像父親的都是了不起的人物。我們可以想到，自然也有許多人這樣去說 總理的。但這種古人傳下來的說法，我們固然不

必過於相信，不過在事實上，總理的確是這樣的。

古人又有一種傳說，過去許多偉大的人物，在降生時室內要發出紅光或是有其他什麼異兆。我想在中山縣，也一定有關於總理誕生時的這種傳說。總理是自然的偉大，但這種傳說，我們也不必怎樣去相信。

還有一種傳說，就是洪秀全死的時候，有人聽他說過，他這一生不成功，要再轉生人世，在五十年之內，一定要達到他的目的。從同治二年洪秀全失敗自殺，到民國元年推倒滿清建立民國，算起來恰好是四十八個年代，因此就有人說：總理是洪秀全轉世的。這種傳說，更屬渺茫了。不過自太平天國以後的時代，的確是一天一天走到中國大革命的路上來了。這是不可否認的。

總理一生的精力，完全盡瘁於革命事業，在這種艱苦的環境中，確是非常辛苦的。但在那艱苦的環境中，創造了中華民國和他的主義學說。我們曉得在以後的時代中，他的主義，他的功德，是更沒有限量的。正如我們過去的那些祖先，禹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一樣，他們的功德，一代一代的傳幾千年下來也沒有盡數。

在總理的這七十五年中，我們可以把他分做四個階段：

第一個階段，是在總理二十歲以前的時間中。有這個時期，擺在總理前頭的是

一個啟發他將來救中國救世界的偉大而艱巨的環境。總理在四歲以前，雖然是完全過的家庭生活，但在這個時期，他受到祖母與老太太的影響很大，立下了他一生的根基。四歲以後，就進了學校，我們都曉得那時國內的學校都是私塾，總理那時在這私塾內讀書，却一點也不能解決他的一切疑難，他提出的問題，弄得那位先生簡直沒有辦法。還是他六七歲的時候，聽到了太平天國的老兵講洪秀全的故事，倒給了他了不得的教育。總理的革命思想，就是在這種教育下發生的。十二歲以後隨兄弟德彰往檀香山，在那裏便接觸到了整個的世界。我們要曉得：民生主義是最進步的社會主義，在這個時期就立下了。總理救中國救世界的民生主義之深厚的根基。

自二十七歲以後直到四十七歲的二十個年代中，總理是非常辛苦的。他負担的是中國革命最艱巨危難的職分，他要宣傳，他要創造主義，他要領導發動革命的政治與軍事的各種鬥爭，他克服了許多的艱難險阻，他經過了許多的頓挫失敗，他的成功，因此也就一天一天的接近。

在三十歲以後，他的主義已經漸漸的成熟了，革命的風潮也一天一天的高漲起來。就在總理四十歲的這一年，就是民國紀元前七年乙巳的春天，他在北京揭發了三民主義和五權憲法，這就是救中國救世界的主義在這一年誕生了。同年的秋天，革命的最大

組織同盟會在日本成立。民國的誕生，是在總理四十七歲的那一年。

現在我們回想起來，這許多的成功，都擺在我們的前面，將來他的主義更是不可限量的。正如剛才講的，要像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的功德，被澤幾千年也沒有盡止一樣。總理的三民主義，並不是另起爐灶，他自己說過他是繼承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一貫的道統，這一點也不錯的。他的主義是繼承中國幾千年一貫的傳統精神，不過是加以發揮，使他更完全，使他更偉大，使他更光輝。

上面所講的，包括其次的兩個階段，這兩個階段，一是創造主義的成功，一是創造民國的成功，在這兩個時期中，他不避一切艱難困苦，數十年如一日的奮鬥，克服了一切而得到了成功。我們要知道，凡是一件事，總是沒有一下子就可以成功的，一定要有艱苦卓絕的精神，始終不懈的意志，作不斷的努力，才有成功的一天，而其間的一切艱難險阻，就正是磨煉他，使他成功的一種力量。所以孟子說：「天之將降大任於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勞其筋骨，餓其體膚，空乏其身，行拂亂其所為，所以動心忍性，曾益其所不能。」就是這個意思，試看一個生在富貴之家的孩子，生活過得優越，走出來也根漂亮，這一種花花公子他會有什麼成就？所以總理艱苦的遭遇，正是造成他一個偉大的力量。

總理行誼

以上是 總理的三個階段，也就是中國革命的三層階段；目下這個時期，可以說是第四個階段。在這個階段中，環境更險惡了，敵人更厲害了。但幸虧又幸虧，現在有我們的 總裁和 總理一樣。總理雖是過去可，既又有 總裁領導我們繼續努力，所以我們的革命還是仍然不斷的向前進展。再過五年的功夫，就是 總理八十歲的時候了。我想在這五年中，我們一定有一個大的戰功。只要到明年，我們一定有一個小戰功。

記得民國十一年蘇俄的越飛將軍在廣州問 總理：中國革命要多少年可以成功？總理當時答覆他說，中國革命三十年可以成功。但在當時，以至於後來，總沒有人知道總理所說的三十年是從什麼時候算起的。明年民國三十年，我們的革命既可以得到一個小成功，所以直到目前，我們才知道這三十年是從建立民國的時候算起的。

本來我們的革命，是不會成功得這樣快的。但是日本人怕我們的革命成功，所以就來跟我們搗亂，就使我們不得不努力抗戰，更不得不努力建設，這樣一來，反使得我們的革命進展得很快。恰恰如 總理的預期，三十年可以成功了。

不過說不定世界的戰爭在這幾年內還不能了結，或者還要擴大，不能很穩妥的停把我們嶄新的國家建設起來，但世界局面的安定，也總不會出乎這五年之遠。所以 總理八十歲的時侯，就是我們革命大成功的時候，再到 總理一百歲的年代，中國一定已

經是世界上的頭等國家了。各位到那時候，也請到那時候，也請到那時候。也許世界革命還要發我們中國人的心，不過那責任是留給那時候的。我們可以看到我們的後輩手內，使三民主義在世界上的底層。

我們想到七十五年前的今天，就在大家剛從那苦難中，誕生了我們的總理，把那樣的一個小娃娃，一直在艱苦中長大，一處在艱苦中奮鬥，一處在艱苦中成功，創成了我們的主義，創造了我們的民國，以後他的志願，他的功績，自然要更爲偉大而不可限量。我們今天在這一個人晴明和煦的早晨，我們覺得今後的責任更重大，一面使我們無限的興奮，無限的歡欣與驕傲。

最後希望我們大家在今天都要多吃一碗壽麵，慶祝我們將來的大成功。

總
理
行
館

